

老漢

老槍末路

(三石村人)

我李于卿從前在蘇州也是個很有根底的人。自從父母死後，有二分店開一些地產，傳給我。論理就很難丟去。何至於此呢？祇因我這時年青糊塗。去結識了一班醜角子弟。終日在堂子裏。花天酒地。鴉片呼呼。活活異常。就把店中事。毫不關心。後來鴉片漸漸上了癮。又在家中心燒鴉。妻子屢時相勸阻。總當他耳邊風一樣。誰知不到幾年惡運降臨。二分店因自己不管。竟被經理人大飽私囊。以致勒令退股。將店倒閉。經理逃走。上行追累欠款。無奈只得傾家蕩產。藉債償欠。其事始末。否則恐有誤事發生。從此一家大小。途途轉之門。師歸無黨。勢將待斃。於是提議自立方針。令妻為人帶路。孩子由我護養。她

鄉人吃糞的趣事

(志)

不肯買套衣衫給兒子穿（該孩衫袴猶舊。沈時懣獨無衣。）只管自己鴉片吸足就是了。一天，忽然穿了一件新長衫。拿着三十幾塊錢來向某所住棧主處寄存。棧主亦不之疑。但及晚睡覺時，竟不見相隨小孩。遂疑。因問其所以。則云隨天雨往還不便。住在舅家。（適是日下雨。）後天晴了，仍不見該孩。棧主以問事休管，爲怪。也不加追問。事畢歸入住半月光景。將所有的錢都吃完了。長衫也當了。仍現其從勉的故態了。於是每日面形憔悴，愁眉不展。果。棧主以有機可乘，復詢其前事。乃始含淚說道。唉。老板。說起來話長呢。

不識相的鄉人眼見水桶裏遺掉着一包舊藥，不覺引起他的貪心，暗匿取到船上。拆開一看，「一陣肉香。怎不饑涎欲滴呢。於是狼吞虎嚥。一口氣吃得乾乾淨淨。等到吃盡，那舊藥卻走到水桶上，裝出發極的樣子。口裏不住說道：「哎呀，不得了了。我的羊肉裏旋的毒藥，是要藥殺惡狗。該死的奴才。竟把他失掉了。如果人吃了，怎樣好呢。」說罷不住不住的指罵。

鄉人聽了，起初還不戒意，及至聽說放有毒藥，恐怕惹來了，連忙對鄉道謝：「先生，小的錯了。那包羊肉是小的。」不知及的是甚麼毒藥，請先生快快告訴我。」鄉人聽了急道：「你吃的麼。該死該死。這毒藥是貓霜啊。還有救呢。快快回去。死在這裏更不好呢。」鄉人聽了急得不亦樂乎，跌不住，痛哭哭起來了。漸漸的暗暗好笑。末後翁翁到鄉人道：「教的方法呢。是有一個的。可惜你下不到。」人道：「先生，要性命還有什麼事做不到呢。請快快說罷。」

「批指唯一的禁制物。是貓。你如果肯吃一大碗羹，包你不死了。」鄉人喜道：「容易。容易。這是我家有貨。」說罷，把碗向船裏煮，盛了一碗羹，揭開嘴，咕嚕咕嚕，頃刻吃盡。翁翁見目的已達到，也就一去了。可憐鄉人，還是千謝萬謝他救命之恩。那裏知道他的鬼計呢。

瀛海一瞥
(才)

— — — — —

過了個多月。戚友庵無錢被溫實借無可借了。所以到上海來。在上海也借遍了。不瞞你說。冷油想。便將兒子賣了五十元。得過去。如今又經用光。若再一條。便是要去見妻子。不是死。淚如珠下。頗形懷喪。此後數。即不復來棧住宿。亦不知寓所了。

人的問題

胡榮基

終日畢路回才有現。

人羣以互相扶持。爲演進文明之一不設門。扶持之精神愈著。文明之程度亦愈高。乃公認不易之定評。是故人之爲人。理應開誠布公。絲毫不可假借。以扶弱抑強。恤老憐貧。兩句話來做原則。人人循此原則以做。社會所形成之百般惡劣現象。與暫伏萬般不穩隱憂。皆可無形消滅。而不致爆發。斯乃顯然易見之事。

人生世界之上。各個人有各個人之需求。各個人有各個人之本能。設如所需者。所求者。無法以行。生活問題莫克解決。往往產生丁軌外行爲。至於身陷法網夫軌外行爲之產生。又室爲軌外行爲者之生性所好。直捷了當而言。乃其本能無法發展之結果。

犯罪者判徒刑。犯罪罪者處死刑。人雖至惡。決不敢以身試法。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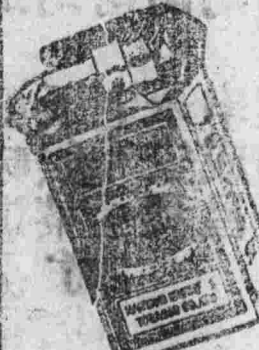
人的問題 (上)

胡榮基

金龍牌



大聯珠



滿雲樓隨筆

(雲郎)

李研齋之題室。別號鍾山秀才。常畫蘭竹。牌名墨池。性亦明慧。輒令侍側。宜墨之淡合口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莫與朋。以黑見觴醑。墨池事絕韻。閨媛稱秀才。亦僅見故記之。畫十九退墨以脣。缶翁之脣。不還時殆鮮。缶與余。有欲得其淡墨畫圖者。則甚情乎。叶娘之別去矣。

榴
話

(1)

看花剛過春三。轉眼又逢夏五。古人云。五月榴花照眼明。正此時也。爰述瑣話。聊作應時之語。榴花不待春風力。顏色何如桃杏深。此吳仲之榴花詩也。蓋亦憂時之作。所讀有感而發耳。

榴花紅如霞。吾鄉每喜植於大門之對面。取見子之義。

故人洛京

10

擲兩人冷僻有一。覆轡中一字。規以爲韻。而大略已見。所隱之字。固難其中。微人射之。命名詩謎。甲乙之際。此事盛行。鄞縣陶器伯。有時賦其事曰。詩文雖小道。宇宙亦大謎。寥寥五字中。所罕絕深遠。或以奇制勝。或以平爲貴。或銖兩悉稱。參差互應。字義多奧窔。匠心工狡狴。明眼發其覆。典子共經緯。使人意難會。字義多奧窔。匠心工狡狴。明眼發其覆。典子共經緯。徹上復徹下。知己先知彼。此語素解人。豁然破其圍。器伯名道量。有木之弟子也。

小說話

精格事者。其畫中多蓄有詩意。工美。夫小說之美觀。極其繁縟。大抵指前者。其詩中多含有畫意。行文概之分別。有質美。文美。意美。神美。趣美。景美。情美。推而至如生死離合。喜怒哀樂等等。無一

奇之動作則見。寫其通常之動作則離。更如人類之愚象。富家易寫。貧家亦易寫。其中一人之家則難寫。哭相易寫。笑相亦易寫。其不笑不哭之相則難寫。此何故事。卽是平紋平字尤難得體。若極簡略之事。寫得從容不迫不離。若橫案手揉雜。如亂亂絲路事。觀之手頭高緒。狀如一團散沙。一筆寫來。則紛亂不素。以極散散之。而寫極亂之事。且使觀者聞之。覺作着下筆之並不吃力。斯乃大難之事。然而若不從此。平（開二字之中。研究有得。則不足云劉小說也。

依樣還記得是一個秋天的黃昏。慘淡的日光斜射在高聳參天的梧桐樹上。隨風搖影散亂的鋪陳地面。花壇裏的菊花正在那兒爭奇鬥豔。而骨盤條條的桃兒早就冷冰冰地地在回潮的庭中有一陣麻雀跳着叫着在覓殺粒。一時那體弱無力的枝條給一陣微風吹折過去。將那勉強聯絡在枝上的憔悴的燕子飄飄蕩蕩地跌落下來。同時那一

陳小的一聲牠們在說「我當了飛了……」

角上……那屋重重四時和幾件一長張三瓶油

雀兒就不約而同地烏
登飛上屋沿和牆頭。
在唧唧的嚷着。彷彿
我們已上了大自然的
「于是又一起一起
牠們原來的所在。
線陽光直射入在北
間有斑駁的屋裏。
當中放着一張鐵牀
掛着圖畫。照片。
東器。靠他最放着
方形的書櫃。上面
滿貯着沁人心脾的
酒。兩隻玻璃的酒
杯。和一碟炒蛋。一碗
魚。還有一些新鮮的鴨子。
幾包已經放開的花生米。
花生的肉皮隨意的攤在櫃
上彷彿自一種自然的點綴。
櫃的兩旁放着兩張圓椅
。已是陳腐的不堪了。
這個當兒。我正和洛克在
坐着飲酒談天。洛克他是
我從前的同學。我和他同
學的時候。他的學問固然
得很好。而他的性情更無
活潑。他時常教我算學與
物理。所以我對於他十分
的敬愛。我們一同在小學
裏畢了業。又一同進了師
範學校。而我們彼此的感
情也一天一天的更加融洽
。後來在師範裏讀書的第
三年。他忽地輟了學去就
事。同時我也跟着父親轉
回故鄉。事前又謂有接洽
。以後當然就疏聯不通了
。初別的時候。我倒很懷
念着他。過後日子久了。
也就漸漸的淡忘起來。